

爱格
eig

十二月风雪客



云霞
著

CS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十一月风雪客

01

云霞
著

CB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月风雪客 / 云葭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404-8433-0

I. ①十…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3119号

中南天使(湖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的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十二月风雪客

SHIERYUE FENGXUE KE

作者: 云 葭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诗哲
监 制: 邓 理
策划编辑: 彭朝霞 付 婷
封面设计: 杨 平
版式设计: 张娅君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433-0
定 价: 35.00元

序 >>>

从女神到女神经

■ 文/吕亦涵

未见云葭其人时，我已耳闻过她数次。

她是朋友的朋友，一伙人口中的“貌美如花的女作家”。有一次与朋友闲聊，朋友笑言：“与云葭一起旅行，就是一伙儿人都被大环境折腾得很随意时，她还能长衫长裙白衣飘飘，优雅极了。”

那时我还不认识云葭，只是在朋友的微博上偶尔见过她的照片——的确是高挑优雅长裙飘飘的女子。

后来有一次，我的编辑CC同我说：“有位作者说很喜欢你的文章呢，催着你快写稿。”

“哪位？”

“云葭，你认识不？”

“哦，听过好几次了，仙气飘飘的那位？”

“啊，对对对。”

我心中微微诧异：这些年来，说喜欢我文章的读者不少，可作者却是极

少的。在我印象里，大部分写作者都是含蓄的，极少会这样热情地到编辑面前说“我觉得××写得很好欸”，第一次听到写作者如此真诚的赞美，而且还是并不相识的一位，说不上吃惊是假的。

直到后来相识，我才知，原来她真的是这样一位真诚热情的女子，能毫不犹豫地欣赏他人——这种“欣赏”，是带着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去欣赏的，是那种“看到觉得挺不错的东西于是便脱口而出‘真不错’”的由衷的欣赏——就像我们最初相识时，她对我说：“×××真的很不错啊。”那时我便觉得，能这么诚心去赞美一个人的女子，必是善良者。

可直到那时候，我都觉得她与我不会有太多交集。为什么呢？大抵是觉得这姑娘太“女神”了吧，我这样一个活得随心所欲的人，和女神们一般都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直到上次一同去欧洲旅行。

那是在一个叫“代尔夫特”的小镇吧，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位画家毕生生活的小镇。为了寻找画家曾经的足迹，我们一行四人下车后便靠着谷歌导航，想步行到画家曾经的居住地。

于是，在异国他乡，四个女孩带着四部手机，似乎有点儿没头绪地往前走。

我心情愉悦。你明白吗？就是那种心里想着“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吧”可事实上却一直处于迷路和找路的状态时，心中莫名腾起的某种对于求知的

期待。带着这样的期待，我们在混乱的导航中混乱地前行着。沿途风景真美呀！

这样的美，如果一下车就立即打上一辆的士前往目的地，便要永远错过了。

我暗暗欢喜，不过我想，其他人恐怕该着急了吧？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像我这么神经，在这种大半天都找不着路的情况下竟然还能保持愉快的心情。

谁知云葭走到我身边，带着我一看便知“这家伙有问题”的谜之微笑，对我说：“心情真好啊。”

我：“……”

她：“如果没迷路，人生就没有这样的惊喜了吧。”

我：“……”

她：“怎么了？”

我：“你以前在我心中的形象，可是女神啊。”

“现在呢？”

“已经沦为女神经了吧，大概。”

说完我们便笑了。

同行的朋友都挺焦灼的，因为找不到目的地。

我和云葭却相视一笑，嘿，沿途风景真美妙。

如同惊喜百出的人生。

目 录 ●

、 contents 、

楔子 /001

上卷 >>>

chapter1 一月气聚 /003

我足够爱他，我足够努力。

chapter2 二月水谷 /040

朝着那束光走，就能找到回去的路。

chapter3 三月驼云 /074

你有没有深爱过一个人？我爱过。

chapter4 四月裂帛 /110

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是错过了你的过去。

下卷 >>>

chapter5 五月袷衣 /163

来到了你来过的地方，忽然很想
你，不知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chapter6 六月莲灿 /200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
定——爱他。

chapter7 七月兰浆 /232

原来这才是爱情——
不论他在哪里，他都在心里。

chapter8 八月诗禅 /257

既然已经错过了过去，那就参与
我的未来吧。

番外一 /277

九月浮槎

番外二 /282

十月女泽

番外三 /286

十一月乘衣归

后记 /290

在阿姆斯特丹



楔子

风很大，像瀑布下的流水一般，急促地从领口灌进来，经久不息。

虞雪半睁着眼睛，睫毛上全是雪白的霜花。在这极度的严寒之下，她已经感觉不到寒冷。

风冰冷刺骨，但她的身体也接近了寒冰的温度。麻木过后，无论风霜也好，冰雪也罢，对她来说是一样的。她躺在地上无法动弹，横亘在她面前的冰川绵延不断，一直延伸到天的尽头。那么美，那么白，白得泛蓝。

千万年前，冰川是雨雪，是海洋，是水，是世间最柔情的存在；千万年后，这柔情是极致的严寒，是他，是她永远的桎梏。就像她曾经疯狂爱过的那个人，爱到极致时猛然推她入囹圄。从此她一失人身，万劫不复。

她觉得自己很快就要死了，要不然怎么会感受不到寒冷？不过这样也好，死亡代表终结，包括欢愉，包括痛苦，那她心头的枷锁也终于可以卸下了。

她的眼皮越来越重，眼前凛冽的寒风仿佛马上就要洞穿她的视网膜，在她的视界一点一点注入黑暗。

可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一声巨响，铺天盖地，震耳欲聋。即便是

快失去知觉了，她还是能感受到身子底下的动荡。多年行走冰川的经验告诉她，那是雪崩，还是一场不小的雪崩！但这已经和她没什么关系了，她的生命注定在这个时刻终结。

她闭上了眼睛。

意识的末梢，她听到了脚步声。由远及近，不紧不慢，却是那样的有力量。她本该感到恐惧的，可是在生命的尽头，恐惧这种情绪实在太渺小，反正都是要死，是怎么死的有什么区别呢？

就在她准备接受死亡的那一刹那，记忆深处有一个声音在提醒她，那个脚步声不对！不是追逐她的那个人的脚步声，好像是……

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死命撑开眼皮。

闯入她视线的是一双军绿色的登山鞋。她很想抬头看清楚鞋子的主人是谁，可她实在太累了，累得仿佛多呼吸一下，灵魂就会立刻从身体里剥离。

“虞雪。”鞋子的主人叫出了她的名字。然后他缓缓地，一点一点地弯下身子，拥她入怀。

她心一紧。她认识这个声音，是——

是他啊。

一月气聚

我我
足足
够够
努力他
。 ，

c h a p t e r 1

即便是很久很久以后，贺宜杉还是能精准地描述出她接到虞雪电话那一刻的心情。

在虞雪失联的第九十三天，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不在人世的时候，她的声音出现在贺宜杉的耳畔：“宜杉，我很好，让你担心了。”

贺宜杉浑身战栗，她像是滞留医院许久的重感冒患者，嗓子眼儿堵得厉害，一个字都说不出口。许久，她断断续续挤出一句话：“怎么……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突然失踪呢？”

“对不起，我应该早点联系你的，只是我……运气不太好，我怕连累你。”

“连累？”贺宜杉警觉，“发生了什么事？你在哪里？”

“对不起。”

“你现在在哪里？”

不知是不是信号的原因，电话那头忽然没了声音。

“虞雪，虞雪……”

贺宜杉瘫坐在沙发上，脑中一片混沌。她心中纵有万千疑问，可是她深知虞雪的性格，虞雪若是不愿意说，她再追问也没用。

失联的那九十三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怕是只有虞雪一人知道了。

九十五天前，虞雪跟随她朋友李鸣率领的“雄峰”户外探险队出发，沿塔里木河南下，开始为期二十一天的克勒青河谷徒步之行。李鸣是资深户外探险家，而虞雪，是一位冰川摄影师。多年前，虞雪的导师曾这样评价她：她天生属于冰川，她镜头下的冰川是有灵魂的，是能与人对话的，而不仅仅是一张张平面图。作为一个并不算资深的冰川摄影师，她比谁都敬业。

九十五天前，虞雪进入喀喇昆仑山，当晚失去联系。在山中行走，手机没信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她曾经进山也出现过忽然失联十几天的情况，是以并没人在意。更何况，与她同行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探险队，人人都有着

丰富的冰川徒步经验。

七十天前，虞雪依然没有跟任何人联系。不仅仅是虞雪，雄峰探险队其他成员也没有联系过他们的亲友。按照行程安排，彼时他们应该正在喀什的美食夜市点一堆肉串，大快朵颐，庆祝顺利出山。他们的亲友也都慌了，试图通过一切方式去联系他们，可惜没有任何结果。

六十三天前，由十五人组成的专业探险队从叶城出发，进入克勒青河谷寻找雄峰探险队一行人。然而一圈走下来，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雄峰探险队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无声无息。

五十七天前，警方介入调查无果，而后以失踪结案。在那样人迹罕至的地方，一旦走失或是遇上雪崩，随时都有可能丧命，多年来有不少探险者一去不复返，从此查无音信。类似的失踪案例实在太多了，不足为奇。可即使风险这么大，新的探险者并没有望而却步。

四十天前，一支国外探险队在迦舒布鲁姆冰川附近发现几具冰冻的遗体，他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大本营。经过一系列查证，警方确认这几具遗体正是雄峰探险队的成员。有了这一线索，警方加大了搜索力度，以迦舒布鲁姆冰川为中心向四周排查。最终，他们在冰瀑布一带找到了两具遗体和一些零碎的遗物，剩下八人不知所踪。

三十八天前，警方在气象局和国家地理科考人员的协助下得出了一个相对准确的结论：迦舒布鲁姆冰川大约在两个月前曾发生过雪崩，失踪人员应该都被埋在冰雪下。

得到虞雪死讯的第一时间，贺宜杉疯了一样冲到了高继明家里，当着高继明母亲的面狠狠扇了他一耳光，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没有多说一个字。

贺宜杉比谁都了解虞雪，她很清楚，若不是因为高继明，虞雪也不会孤注一掷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参与长线冰川徒步。说什么为了冰川考察，那都是哄小孩子的！她不过是想借着挑战高难度的事来分散注意力，阻止自己继续想他。

自从高继明和他的学妹庄灵霏在一起，虞雪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大清早起来跑步，下午去健身房锻炼，还找了私教带她练习攀岩。她累得几乎忘记自己的姓名，更别说像从前一样，时不时睡到日上三竿，兴致好就约朋友喝个下午茶。

贺宜杉劝过虞雪几次，虞雪一笑了之。她每次都找托词说，她只是想深入冰川腹地，拍出更完美的照片。她也确实做到了，这半年来，她去过国内外很多地方，拍过很多打动人的照片，也在国际摄影大赛上获得了她最渴望的奖项。可是对她来说，这些加起来都比不上高继明一根头发丝的分量。

虞雪有多爱高继明，她自己知道，贺宜杉知道，高继明……或许也知道吧。

贺宜杉仔细回忆，虞雪和高继明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恶化的？三年前？好像是。

因为，故事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寒冬，雪夜。

青旅大厅烧着藏式暖炉，店主坐在炉子前给客人烤牦牛肉。肉熟了，大厅内飘香四溢。探险队成员一个个饥肠辘辘，闻到这样的香味，大家的眼神里洋溢着幸福与满足。

李鸣狼吞虎咽吃了一块，扭头问虞雪：“仙女小姐，要不要过来一起吃点？”

“不了，我喝茶就好。”虞雪端坐在桌前，小心翼翼清洗着茶盘。

她没有胃口，因为她并不想在这里多待。若不是天气突变，他们现在已经在敦煌了，白白耽误了一晚上时间。

沙洲的天气一向变幻莫测，自太阳落山那一刻起，狂风突然大作。沙尘肆虐，大雪漫天，即便开着灯，车子依旧寸步难行。队员们商量了一番，决定先找个地方住下，天亮再赶路。

他们经人指点，找到了这方圆百里唯一的青旅。

幸好九月之后来西北旅游的人不多，探险队十四个人，挤一挤全都住下了，虞雪和李鸣的妹妹李轩两人各分到了一间大床房。她们是队里仅有的女

孩，自然也就得到了特殊照顾。

虞雪刚清洗完茶盘，青旅的门就被人推开了。一股寒风涌入，吹翻了桌上的纸巾盒。虞雪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

进来的是个魁梧的男人，他哆嗦着搓着手，大声问：“老板，还有空房吗？”

“没有了。”老板慢悠悠地烤肉。

男人暗骂了一声“倒霉”，开门离去。

老板摇摇头，对探险队众人说：“这已经是今晚第十个了。你们运气好，不然这种天怎么赶路噢！”

“是啊，根本没法开车。”李鸣看向李轩，“要不你和虞雪挤挤，匀一间房出来给别人住？”

“不要。”李轩一口拒绝，“我睡相不好，万一我打鼾怎么办？女神形象会保不住的！”

众人大笑。虞雪一直安静地泡着茶，没有插话，好似大家说的与她完全无关。

没过一会儿，门又被推开了。青旅老板压根没抬头，条件反射般开口：“不好意思，今天没房啦。”

那人正要走，李轩腾地站起来，脱口道：“等一下！从这里到敦煌没有别的旅馆了，风雪太大不好赶路，你还是留下吧。”

虞雪不明所以地看向李轩。这位大小姐平时可是最不愿意迁就别人的。

李轩转身看向虞雪，讨好似的微笑：“虞雪姐，要不今晚我跟你挤挤，匀一间房给人家？”

虞雪诧异，并没有马上回答。

不只是虞雪，正在埋头吃牦牛肉的队员们听李轩这么说，不约而同地扭头看向门口。而后，大家神色了然，人人脸上都仿佛写着“原来如此”四个大字。

站在门口的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男人，他眼眸深沉，鼻梁英挺，有着毋庸置疑的帅。奇怪的是，他居然是西装领带加皮鞋的装扮。来到这个青旅的无一例外全是游客，西装革履出门旅行，怎么看都不对劲。除非，他根本

就不是来旅游的。

李轩可不管人家奇不奇怪，她只看到了人家很帅，帅就是一切！所以虞雪还没答应她，她就自作主张把人留下了，还邀请他一起烤火。

年轻男人很感激，开口向李轩道谢。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应该是被冻感冒了。李轩羞涩地看了他几眼，从李鸣筷子底下抢了一块肉放在他碗里：

“多吃点，不够我让老板再烤点儿。别客气。”

“谢谢。”

“都说了别客气，出门在外不容易，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的。”李轩非常自来熟地朝他伸手，“交个朋友吧，我叫李轩，李白的李，轩辕的轩。你呢？”

“阎寒。阎王的阎，寒冷的寒。”他握住了李轩的手，“你好。”

李轩点头：“好名字，这天气的确是‘严寒’啊。”

大厅里又是一阵哄笑。

李轩上上下下打量了阎寒，问他：“怎么穿这么少，你不冷吗？”

“还好。我开车来的，车上不冷。”

“来旅游？”

“不是。”

“看着也不像，哪有人穿成这样来旅游的。”

阎寒低头看了一眼胸前的领带，略尴尬：“见笑了。事发突然，我参加完一个投资会就马上飞兰州了，没来得及换衣服。”

“然后从兰州开车到这里？”

“嗯。”

李轩啧啧称奇：“一个人开十几个小时的车，我也是服气！不过……什么样的突发事件啊，至于急成这样吗？”

阎寒想了想，还是实话实说了：“我来找人。你们有人要去透明梦柯冰川吗？能不能带我一起？”

一语既出，整个大厅的人都吃了一惊，包括自始至终没搭理人的虞雪。

李轩弱弱开口：“透明梦柯冰川？你说的是老虎沟12号冰川吧。”

“对，好像也叫老虎沟12号冰川。”

“我们全都是要去冰川的，可是……我们没法儿带你啊。”

“为什么？”

青旅老板抢过话茬：“你穿成这样去冰川，恐怕没找到人自己就先冻死了。帅哥，你还是早点回家吧。”

“人没找到，我不能回去。”阎寒很坚定。

“什么人这么重要？是女人？”

“嗯。”

众人互相对视一眼，一副懂了的样子。阎寒的打扮一看就是有钱人，按照偶像剧的狗血套路，这位少爷八成是受了情伤，丢下几个亿的生意风风火火赶来找小女朋友了。

阎寒言辞恳切：“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给我指个路就行。”

李鸣说：“不是添不添麻烦的问题，一看你这样子就没有户外经验。老虎沟12号冰川虽说相对安全，可好歹也是祁连山区最大的山谷冰川，走完全程需要一定的体力和耐力。再说了，你连最基本的装备都没有，去了相当于送死，我劝你还是趁早回去吧。如果觉得来一趟不容易，去鸣沙山转一圈，拍拍照，也算不虚此行了。”

“我不是来旅行的！”阎寒不悦，“我要去冰川找人，找不到人我不会回去。你们嫌麻烦就算了，我自己去。”

没有人继续接话。大厅里很安静，只能听见炉子上烤肉冒出的声音。偶尔有人抬头打量阎寒几眼，眼神很有内涵。阎寒也感觉到了，他们的眼神有不可思议，有轻视，还有不屑……

早在进屋的那一刻，阎寒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不一样。大厅坐着的人要么穿着冲锋衣，要么穿着抓绒衫，脚下踩着的都是专业的登山鞋，一看就是做足了准备的。唯独他是个另类。

哦不，还有一个！

阎寒看向虞雪，那种眼神就像是掉队的孤雁忽然找到了同伴。他站起来，径直朝虞雪走去。

他进屋第一眼看到的人不是李轩，是虞雪。他从大门的方向看过来，虞